

烽火歲月的見證——讀愛國華僑桂華山的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

張子瑜

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，我閱讀了旅菲華僑桂華山先生的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一書，彷彿打開了一扇通往歷史深處的大門，讓我看到抗戰時期旅菲華僑們百折不撓的生活場景，這既是作者個人苦難的見證，更是海外華僑抗日愛國精神的縮影，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南洋赤子丹心圖，抒寫了一個時代海外赤子英勇抗日的史詩。

一、自言寫作緣由

桂華山（1896—1987），字峻嵩，出生于安海鎮施厝巷桂厝，幼時就讀于安海源深小學。受其父影響，他早年傾向民主革命，加入孫中山創立的中華革命黨，因參與反袁的「二次革命」而遭追捕。1918年，桂華山南渡菲律賓，經多年奮鬥後成為菲律賓工商界巨擘，為菲華知名僑領。1925年，桂華山擔任菲律賓出入（進出口）商會會長、菲律賓中華國貨商會主席、馬尼拉中華總商會董事。抗戰期間，桂華山擔任菲律賓華僑反日會執委、菲律賓閩南救鄉會副主席、菲律賓華僑援助祖國抗敵委員會常委並負責經濟和組織部門工作，積極為祖國抗戰捐款捐物。他還引導其子桂漢民報考馬尼拉遠東國際航空訓練所，俟其畢業後即送其返回祖國參加空軍部隊，鼓勵其駕機勇敢對日作戰。菲律賓淪陷後，桂華山因積極參與抗日，被日寇逮捕入獄。在獄中，他堅貞不屈，堅守民族大義，被判20年徒刑，1943年10月，遇「特赦」提前出獄，共在獄18個月。1947年春，桂華山開始動筆寫作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，歷時半年寫就，于同年秋由中國印書館出版。他在「自序」中寫道：「此書寫作之旨趣，非僅欲記述一己在菲島淪陷期間被敵囚禁之經歷，乃欲藉此保存自太平洋戰爭發生，敵人進佔菲島以至其敗退前後之種種暴行，以及此一時期敵人所施于我華僑之壓迫與摧殘為如何，我華僑中之堅貞英勇人士及若干盟邦人士所以動心忍性、取義成仁與敵周旋，乃至奮起敵後，與之作奮勇之遊擊戰爭之悲壯慘烈情況又如何。」

二、名人作序題詞

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全書近5萬字，有28個章節，記錄了作者被日寇追捕而逃亡半年，被捕後輾轉關押于三座不同監獄的經過，書中配有37幅（組）相片，再現侵略戰爭對菲律賓建築物的毀壞。其書名由著名教育家、書法家于右任題寫。著名教育家、社會活動家、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為其作「序一」，黃炎培在序言中稱作者為「二十年老友桂華山」，言「華山被虜不屈，備受酷刑，去死蓋一問耳」；泉州籍旅菲僑領王泉笙作「序二」，稱「桂子與余為忘年同志，嗣後亡命菲島，余執教而桂子業商，彼此過從甚密」，贊其為「富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之熱血男兒」。王泉笙還談到自己讀該書的感想：「迴誦斯篇之作，覺桂子沉潛若定，不飾詞浮誇，不感傷自餒，更無所謂怨天尤人。」愛國民主人士、著名詩人柳亞子為其題作七絕詩：「稽山勾踐謀新膽，義裡姬昌有嘯歌。出生入死原不易，千秋正義漫蹉跎」，詩詞將書作者個人苦難昇華為對歷史正義的追問。書中還有國民政府多位軍政要員的親筆題詞，其中有白崇禧的「丹心朗照」、蔡廷鍇的「威武不能屈」、陳立夫的「忱目驚心，永矢弗諼」、吳鐵成的「鑒此余痛」等。這些題詞既是對作者愛國行為的認可，又隱含對海外華僑社群的褒揚，也體現對國家、民族遭遇戰爭創傷的回應。

祖國眾多名人對桂華山這本回憶錄出版的關照、參與，形成跨地域的「受害共同體」意象，凝聚了民族認同感，強化了抗日救亡的公共記憶。這些名人乃社會賢達、抗日名將或國民政府高層人士，他們在抗日戰爭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，他們同時為該書作序題詞是抗戰精神的集體發聲，是一份份沉甸甸的家國情懷。他們的聲音是「權威聲音」，因此也大大增加了這本回憶錄的份量。

三、收錄珍貴相片

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中收錄的37幅（組）相片具有重要社會意義，其價值不僅在于對戰爭暴行的直觀展示，更在于它們作為多維度歷史證據的不可替代性。這些相片大多2張為一組，每組相片均為



▲楊光注

毀壞前與毀壞後馬尼拉地標建築物的實景比較，毀壞前建築物美輪美奐，毀壞後則慘不忍睹，相片以視覺形式定格了日軍對菲律賓建築物的系統性摧毀，它們是侵略暴行的直接物證。如被炸毀前後的菲律賓上下議院、菲律賓農商部、馬尼拉市政府、美國駐菲律賓最高專員公署等政權機構，馬尼拉第七碼頭、馬尼拉郵政總局等交通通訊設施，還有基督之王修道院、馬尼拉山摩西仁羅天主教醫院、馬尼拉繁華街區等平民建築。影像中的建築物大都為非軍事設施，它們直接佐證了日軍在菲律賓實施的「焦土政策」和「無差別轟炸」等戰爭罪行，成為侵略戰爭的重要物證。被摧毀的建築物還有菲律賓大學、菲律賓藝術院、馬尼拉黎丹大學、聖保羅書院等高校校園，西班牙舊王城、聖地亞哥堡等文物古跡。這些建築物是菲律賓歷史文化的象徵，它們的毀壞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破壞，更可見證殖民權力對本土文明的踐踏，相片中的廢墟場景暗含對侵略者「文明破壞者」的揭露。

佐證歷史真相，影像往往比文字更具說服力。這些相片與作者的獄中回憶形成互補，與文本形成日寇暴行的「雙重證據鏈」。細看相片後，再參閱回憶錄文本，日寇的殘暴簡直是駭人聽聞。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對日寇敗退馬尼拉之前狂轟濫炸市區是這樣描述的：「自從（1945年）2月5日傍晚起，日軍便開始炸橋和爆發市中心各處所埋的地雷，又發動放火隊，在市區和市郊團團放火，霎天動地的聲音，隆隆轟起。兇猛的火舌，像巨獸飛龍般的東伸西卷，高樓大廈的斷垣碎壁，被轟得騰空擲地，粉碎的木石泥沙和濃煙黑霧，成堆作股地熏蔽雲霄，繁華美麗的馬尼拉變成了驚人的火海。菲律賓議院、農商部、菲律賓大學等偉大建築，同時毀成瓦礫。富有歷史意義的西班牙王城，全部夷為平地。在馬那地、百閣、新牙朗、班那干、巴西、塔夫大街等住宅區，除被焚燬外，男女老幼，更被驚人地殘殺。這種暴行，使全菲島居民，慘死十萬餘人，岷市建築的精華，犧牲了百分之七十。這是菲律賓最慘痛的浩劫，也是二十世紀人類史上一種最侮辱的血腥痕跡，真實刺魄刺心，到了無淚可揮的地步。」

四、個人苦難記錄

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以第一人稱視角展開作者逃亡、被捕、被囚的細節，以白描手法記錄事件，避免過度情緒渲染，通過細節疊加傳遞個人苦難，增強了文本的真實性。

作者自述被日寇追捕的原因，乃是因為「為組織和勸募救國公債及長期抗戰募捐事項，恆奔走于菲島各埠。」日寇進犯馬尼拉前夕，桂華山開始了長達半年的逃亡。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寫道：「1941年12月31日上午11時，友人《新聞日報》經理吳半生氏，突然來電話告知我情況已經極度危急，約即偕同出走。」桂華山把妻子安頓于菲友家中



▲于以同

後，偕同吳半生以及馬尼拉中華總商會秘書長楊世炳，三人自駕汽車從馬尼拉出發準備投奔訝水壩鄉村友人家中，但當天即陷入困境。由于「日寇已經炸毀通往訝水壩的公路和通往岷里拉的公路，進退兩難，三人只得藏身于路邊廢棄草屋」。隨後，他們在山谷中搭建竹屋，過著「原始人般」的生活。至3月初，桂華山心臟病發作，冒著危險潛回馬尼拉聖約瑟醫院住院治療10多天，後潛至市郊菲友家中暫住。4月初，桂華山逃至馬尼拉遠郊門達曼住了一個多月。在知悉其妻李惠齡被捕時，他心臟病復發，再次住進聖約瑟醫院。5月26日，他被敵探探知被捕，關押于聖地亞哥炮台拘留所。

桂華山在聖地亞哥炮台拘留所被囚一個多月。他筆下的監獄是「兩排用木板釘成的木屋，每排有十六間，每間有五米多高，四米多深，二米半多闊，上面蓋有鋅板」，十來平方米的房間關押著12位「犯人」，他的富商生活從天堂墮落地獄，他每天「所能得到的糧食是一小碟沙雜質很多的霉米飯和兩片薄薄的薯片」。關押期間正值菲島雨季，白天日曬鐵皮屋頂，異常悶熱，半夜則往往「在黑暗的囚房裡，聽著粗大的雨聲，以及鏗鏘聲、鐵鏈聲、吆喝聲與咆哮聲，用刑與被刑的聲，哀呼慘叫聲、呻吟聲」。桂華山接受庭審，當日寇逼問吳半生、高承烈等愛國鄉僑的去向時，桂華山一概回答「不知」，因而受到拷打。

6月28日，桂華山與9位華僑被押上汽車。桂華山以為是被押去槍斃，他準備著以身赴難。意料之外，一行人卻被押至菲律賓城市監獄，陷入更加苦難的境地。桂華山被認定是重罪的華僑政治犯，被戴上手銬。獄室條件十分惡劣，「室中的犯人計有七十二人，只有兩個華僑，以後全室又增至八十四人」。而監獄伙食粗鄙且量少，無法吃到飽。日寇不斷對桂華山威逼利誘，只要他屈服，就馬上釋放，繼續經商，且可以收回被沒收的財產。桂華山始終堅守民族大義，不屈不撓，最終與鄉僑許志北、蔡奇佑一同被判處二十年徒刑。

8月20日，桂華山等15名重罪犯被押至菲律賓最大監獄文珍愈吧大監獄去作長期監禁。這座監獄的生活條件也很惡劣，平均每天死亡二三人，每月數十人。他是幸運能撐到最後的少數「犯人」之一，「1943年10月24日，距我開始入獄的時間已經18個月，那天因日本在菲律賓組織偽菲政府成功，宣佈使菲律賓獨立，舉行大赦，我們最後7個同僑，同日出獄」。長期被囚的煎熬，使桂華山身體幾近崩潰，他的體重減了五十一磅，且「心臟病、胃腸病、神經衰弱病，相繼發作」。

五、華僑群體縮影

桂華山的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，在敘事記錄其抗戰時期的個人遭遇時，往往嵌入廣泛的華僑社群背景，使回憶錄超越個人苦難，成為東南亞華僑群體戰時遭遇的縮影，強化了侵略戰爭對民眾的普遍摧殘，也讚美了菲僑高漲的抗戰熱情。

許多菲僑與桂華山是患難獄友，其中有菲律賓援助祖國抗敵委員會主席楊啟泰、中國駐菲總領事楊光洗、著名晉江籍僑領許友超等人，這些華僑獄友成為獄中勇敢抗日的旗幟。據桂華山回憶，日寇向楊光洗提出三個要求：第一，通電「主和」並宣佈擁護南京汪精衛政府；第二，以捐助國民政府同等捐款數目捐助日軍作戰；第三，組織偽華僑協會與日軍合作。日寇放言，謂諸僑聯假使能滿足這三個要求，各人可立即恢復自由，其被封禁的棧房倉庫，可以解封，貨物被搬用的，可以照價償還。楊啟泰向華僑們複述此事，桂華山等28位僑胞站在正義和愛國的立場，願意為保持堅貞的氣節而犧牲一切，公議絕對不能接受日寇提出的要求。

拒絕敵人要求後，我駐菲總領事楊光洗，領事朱少屏、莫介恩，隨習領事姚修竹、楊慶壽、蕭東明，主事盧秉樞，學習員王恭璋等八人，還有《華僑商報》社社長于以同、中西學校校長顏文初，以及後援會抵制組委員陳穆鼎、黃念打、李連朝、許派恭等被日寇殘忍殺害，寫下了一頁最悲痛的血史。在獄中，桂華山與妻子黃惠齡醫生有過兩次見面，對於監獄外面的抗戰情形，很多



▲顏文初

是由其妻黃惠齡提供的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：「從內子口中得知：1、華僑青年各集團如血干團等組織，情勢既極險惡，經濟又甚困難，但這幫愛國青年，卻毅然冒著一切而奮鬥。2、我的內子本人，對血干團初期組織的經濟，亦真盡資助之職，在我入獄後，她又被捕二次。當各抗敵會委員的財產被沒收時，我三處倉庫中的貨物，被敵人搬運一空。」從中可見華僑青年與日寇「血干」到底的勇氣，也可見日寇對華人社群財產的侵吞。

1944年開始，日寇日軍在太平洋上的戰局節節敗退。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記載了華僑組織在光復馬尼拉戰鬥中的表現：「1945年2月5日傍晚，美軍到達馬尼拉市。美軍先頭部隊入市以後，得到華僑各種組織的義勇軍協同作戰，一切的衝鋒襲擊，充分表現華僑青年的勇敢，越日大批部隊源源續進，日軍被迫撤退。」「我華僑義勇軍最先涉水渡河，向敵人投擲手榴彈。敵人慌亂潰退，我義勇軍迅速佔領菲郵政總局。」

桂華山在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的最後章節「華僑光榮史片段」集中介紹了華僑們「可歌可泣的事跡」。其中有捐軀犧牲的個人，如「為國家為同志殺身成仁、慷慨赴義」的菲島描打牙斯省抗敵會主席蔡及時，作者的獄友、內馬挨絲亞省僑胞陳瓊等，還有在抗戰各條戰線上的華僑社群，如文化宣傳方面的《大漢魂》《前鋒》《華僑導報》等報刊，武裝隊伍方面的華僑義勇軍、華僑特別工作隊、血干團、華支、迫擊團等華僑青年游擊隊組織。

六、愛國情感抒發

短短數年間，慘遭日寇殺害的愛國華僑不計其數，其中有多位與桂華山是同鄉、至交甚至是結拜兄弟，桂華山在記錄他們英勇犧牲過程時，往往悲痛至深而情不自己，他以近體詩的形式將情感傾注于字裡行間，讚美這些菲僑為國捐軀的精神，抒發強烈的愛國情感。

回憶錄中的近體詩共14首，大多為悼亡詩，承載著菲僑抗日記憶的集體創傷。這些詩作通過嚴謹的格律結構與熾烈的情感張力，構建起跨越時空的哀悼空間，將南洋華僑的抗戰記憶永久銘刻在母語詩歌的肌理之中。

桂華山的老友于以同「乃菲島華僑文化界的前輩，國學淵博，富有正義感」，「重道義，尚氣節，外表溫文，內心剛毅，他早年創辦華僑商報而自任社長，其主持筆政垂二十年，以不偏黨派而秉公理正義為立場處事穩重，有高瞻遠識，向為華僑所推崇重」。馬尼拉淪陷後，于以同即被捕，因堅守正義遇害。桂華山作《哭老友于以同先生》七律詩4首，寄予哀思。「筆端字字挾風霜」突顯于以同報人身份，「道德文章爭景仰」言其傳統儒家士大夫形象，作者贊其死亡「青史英名烈士芳」。

菲僑蔡派恭與桂華山有蘭譜之盟，「他的個性忠誠、負責，富有國家民族觀念，」他極力抵制日貨、推廣國貨，深為抗敵後援會所器重，故被推薦為後援會抵制組委員。因其強烈抵制日貨，使日寇經濟大受打擊，故遭敵人忌恨而被施以極刑。蔡派恭犧牲後，桂華山作《哭盟弟蔡派恭》七律詩2首悼亡。其第二首前四句為「東來援集抗扶桑，碧血丹心衛國疆；仇貨東後遭抵制，國產南去賴匡襄」，贊其抵制日貨、推廣國貨的行為，後四句「心懷北地家何遠，血灑南洋水亦香；共難元龍時望哭，重翻蘭譜淚成行」，寫作者重翻昔日結拜之時的誓書「蘭譜」，不僅潸然淚下。

合上回憶錄，桂華山先生的形象愈發清晰。他不僅是愛國僑領的楷模，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。獄中的苦難沒有磨滅他的意志，反而讓他的愛國情懷愈發熾熱。這種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趨避之」的堅貞，正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愈挫愈勇的精神寫照。《菲律賓獄中回憶錄》所抒寫的愛國情懷，超越了地域的界限，超越了時空的阻隔，他的愛國精神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永遠閃耀在歷史的天空。

作者簡介：張子瑜，養正中學退休教師，近年來有數十篇文章見諸報刊與文集。



▲桂華山



▲桂華山（左）與其子桂漢民的合影